

欽定宋史

卷四百
十七
之
二十

宋史卷四百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七十六

喬行簡

范鍾

游似

趙葵

兄范

謝方叔

喬行簡字壽朋婺州東陽人學于呂祖謙之門登紹熙四年進士第歷官知通州條上便民事主管戶部架閣召試館職爲祕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官升祕書郎爲淮西轉運判官知嘉興府改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國宜靜以觀

變因列上備邊四事會近臣有主戰者師遂出金人因破蘄黃移浙西提點刑獄兼知鎮江府遷起居郎兼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侍講尋遷宗正少卿祕書監權工部侍郎皆任兼職理宗卽位行簡貽書丞相史彌遠請帝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疏曰求賢求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深求實益則人才振而治本立國威張而姦宄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夫自侍從至郎官凡幾人自監司至郡守凡幾人今其所舉賢能才識之士又不知其幾人也陛下蓋嘗撫其一二欲召用之矣凡內外大小之臣囊封來上或直或巽或切

或泛無所不有陛下亦嘗撫其一二見之施行且褒賞之矣而天下終疑陛下之爲具文蓋以所召者非久無宦情決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持正不阿廉介有守臨事不撓者論薦雖多固未嘗收拾而召之也其所施行褒賞者往往皆末節細故無關於理亂粗述古今不至於抵觸然後取之以示吾有聽受之意其間亦豈無深憂遠識高出衆見之表忠言至計有補聖聽之聰者固未聞采納而用之也自陛下臨御至今班行之彥麾節之臣因論列而去有因自請而歸其人或以職業有聞或以言語自見天下

未知其得罪之由徒見其置散投閒倏來驟去甚至廢罷而鐫褫削奪而流竄皆以爲陛下黜遠善士厭惡直言去者遂以此而得各朝廷乃因是而致謗其亦何便於此夫賢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又言敬天命伸士氣時常移御清燕殿行簡奏願加畏謹且言羣賢方集願勿因濟王議異同致有渙散升兼侍讀兼國子祭酒吏部侍郎權禮部尚書權刑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樞密院事太后崩疏言向者陛下內廷舉動皆有稟承小人縱有蠱惑干求之心猶有所忌憚而不敢發今

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聖心之不無少肆陛下爲天下君當懋建皇極一循大公不應私徇小人爲其所誤凡爲此者皆戚畹肺肝之親近習貴幸之臣奔走使令之輩外取貨財內壞綱紀上以罔人君之聰明來天下之怨謗下以撓官府之公道亂民間之曲直縱而不已其勢必至於假采聽之言而傷動善類設衆人之譽而進拔憊人借納忠效勤之意而售其陰險巧佞之姦日積月累氣勢益張人主之威權將爲所竊弄而不自知矣陛下衰絰在身愈當警戒宮庭之間旣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昔衆多以春秋方富之

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制必於盛德大有虧損願陛下常加警省又論火災求言乞取其切者付外行之又論許國不當換文資其當慮者有五鄭損不當帥蜀又言時青者以官則國家之節度以人則邊陲之大將一旦遽爲李全所戕是必疑其終爲我用慮變生肘腋故先其未發驅除之竊意軍中必有憤激思奮之人莫若乘勢就淮陰一軍拔其尤者以護其師然後明指殺青者之姓名俾之誅戮加贈恤之典於青則其勢自分而吾得藉此以制之可以折其姦心而存吾之大體不然跋扈者專殺而不敢誅有功者見殺而不

敢愬彼知朝廷一用柔道而威斷不施烏保其不遞相
視效則其所當慮者不獨李全一人而已又言山陽民
散財殫非凶賊久安之地當日夜爲鴟張之計楊州城
堅勢壯是以坐制全淮此曹未必無窺伺之心或爲所
入則淮東俱非我有不可不先爲之慮也又請屯駐重
兵海道內爲吳越之捍蔽外爲南北之限制又論李全
攻圍泰州勦除之兵今不可已此賊氣貌無以踰人未
必有長筭深謀直剽悍勇決能長雄於其黨耳况其守
泗之西城則失西城守下邳則失下邳守青社則失青
社旣又降北此特敗軍之將十年之內自白丁至三孤

功薄報豐反背義忘恩此天理人情之所共憤惟決意行之後皆如行簡所料拜叅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議收復三京行簡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有可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敝凡幾今旣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務

任責者自若朝廷有禁包苴戒貪墨之令而州縣之黷
貨不知盈厭者自如欲行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
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
法度多頽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
下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闢
乾坤混一區宇制姦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此
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
以爲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
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愛
其將校臨陳豈有奮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憤積於平日

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皇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北鄉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況乎境內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并饑寒之氓常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常欲伺間而竊發蕭牆之憂凜未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綴於強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又動其姦心此臣之所憂者二

也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
舉事今邊面遼濶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將足當一面
者幾人勇而能鬪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
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
道而趣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
得二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
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爲將接納降
附即可爲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萬日
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饑色今之餽餉累日不已至於
累月累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

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幣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廢前功欲勉強則無事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絕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二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爲謀主韓彭爲兵帥亦恐無以爲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

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陛下堅持聖意定爲國
論以絕紛紛之說不果從進知樞密院事時議御閱不
果反驟汰之殿司軍閔爲之黜主帥罷都司官給黃榜
撫存軍愈呼噪行簡以聞戮爲首者二十餘人衆乃帖
息尋拜右丞相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
戰守之備襄陽失守請急收復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
奏今內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師得不
出端平三年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雷雨行簡與鄭清之
並策免旣去而獨趨召行簡還京留之拜左丞相援韓
琦故事乞以邊陲財用分委三執政請修中興五朝國

事十上章請謝事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封肅國公每以上游重地爲念請建節度宣撫使提兵戍夔邊事稍寧復告老章十八上四年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魯國公淳祐元年二月薨于家年八十六贈太師諡文惠行簡歷練老成識量弘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吳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所著有周禮總說孔山文集

范鍾字仲和婺州蘭溪人嘉定二年舉進士歷官調武學博士添差通判太平州知徽州召赴闕遷刑部郎官又遷尚右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

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於今日帝悅尋遷吏部郎中兼說書又遷祕書少監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拜起居郎兼祭酒權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同修撰遷兵部侍郎兼給事中權兵部尚書兼侍講尋兼侍讀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授叅知政事淳祐元年乞歸田里不許四年知樞密院事乞歸田里五年特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封東陽郡公再乞歸田里不許六年復請許之加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辭不拜以保晚節乃提舉洞霄宮九年正月薨鍾爲相直

清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
李宗勉齊名贈少師諡文肅所著書有禮記解

游似字景仁利路提點刑獄仲鴻之子嘉定十四年進
士歷官爲大理司直升大理寺丞遷太常丞兼權兵部
郎官遷祕書丞兼權考功郎中直祕閣夔路轉運判官
移潼州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請封諡曰錫從之遷軍
器監宗正少卿兼權樞密都承旨時暫兼權禮部侍郎
兼侍講權禮部侍郎有事于明堂以上疏言欲盡事天
之禮當盡敬天之心心存則政事必適其宜言動必當
其理雨暘必循其序夷夏必安其生兼同修國史實錄